

熱情的陽光打在我身體上，樹上繁花點點，不時隨風跳動，彷彿也在祝福我的勝利。「這樣就對了，拿到冠軍才是比賽的意義，若『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』，也只能叫不完美。」媽媽朗聲地對領獎台上的我喊叫，就讀中一、年紀輕輕的我自信地點點頭。可是世上又怎會有永遠的勝利，世事又怎會有完美一說？

中三的我進入了田徑隊，因為中一時的勝利，老師對我寄予厚望。比賽場上，我綁好鞋帶，做好預備動作。望向其他參賽者的眼神帶著一種不屑，想著他們又會是我的手下敗將，我定必是萬人之上。哨子聲一響，我便應聲狂奔。最後五十米！我努力加速，然而這時我腳下一滑，「碰！」整個人躺在賽道上。慘了！我飛快地站起身，努力把那一些距離追上、彌補，但最後卻也只得到了第四名。看台上母親失落地搖搖頭，轉身離開。我看著因跌倒而佈滿傷口、血跡的腳，腦中又餘下母親的一句：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，也只能叫不完美。」此刻我才覺頭昏腦脹，明明差一步就能成為贏家了，我為何要跌倒？為何我不快幾秒爬起身？為何我要造成這種上下皆非、不完美的局面？

拿著第四名獎牌的我坐在看台，領獎台上的贏家個個喜悅無比，歡聲笑語的聲音，隔了幾米都仍清晰無比。面對著他們的滿足，我只怨恨為何自己比賽時付出的努力不足以使自己比得上他們。草地旁則坐滿了第五名後的參賽者，個個在聊天，拙劣地拉筋，與他們比較，我又好像優秀很多，難以融入，而他們即便輸了但仍面掛笑容的表現更令我費解。我只感覺自己無處可去，格格不入，周圍是我比不上的贏家，比我不足的輸家，還有嫌棄我不夠完美的媽媽。

就這樣一直坐到了晚上，月光柔柔映照在我身，比起熾熱的陽光，它更為舒適。陣陣涼風引領我的目光，月亮缺了一小角，那是完美的污點。我不禁想若沒有這一缺角，一個圓月該有多完美啊！我暗自生氣，認為這污點正如我今天比上不足、比下有餘的表現一樣，破壞了原本的完整。我心煩得很，便只能從運動場奮力跑回家，就像紓解自己的憤怒、不安、不甘似的。

中三的不完美我從未忘記，反令我在之後的比賽都努力成為最頂尖的選手。中五的我進了全國賽的賽場。比賽在黃昏舉行，快消失的陽光用最後一絲力氣為我打氣，可全國賽場只有更多精英。儘管一百米的賽事從一開始我便如同疾風衝在最前面，但衝線後除了見到賽道後方比上不足的參賽者，前方更有我比不上的「一頭怪物」。落敗的熟悉感湧上我心頭，我眼眶逐漸濕潤。忽然，「恭喜你！你實在太厲害了，無論花多少力氣我都追不上你！」抬頭一看，原來是剛排我後面

一名，第三名的參賽者。我隨便地應了聲，轉而說了一句：「但我們同樣不過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者，都是不夠完美。」他卻驚訝地扭了扭頭，「你怎會如此想，其他人跑得比我們更慢啊！而且第三名、第二名代表我們下次就有進步空間了，我們應該開心啊！」聽到此話，我為之一震，這是我從未想過的東西。

「快看，月亮出來了，真美！」太陽落下後，天上餘月彎彎，像是一張正在笑的嘴巴。看著不完美的月亮，我心中好像無以前般的討厭了。「就如月亮一樣，有圓有缺，但這些都是使月亮更好看的理由。」聽著那參賽者的話，我好像整個人放鬆了起來，也讓我一直以來的想法發生了轉變。

以前的我被媽媽教導，必須要成為最頂尖的冠軍，特別是在比賽場上，那比上不足、比下卻有餘的局面只能被視為落敗、不完美、污點。我因此從未想過，存在在中間名次的自己其實也有所得益。與上方名次的距離為我提供了進步空間，而往下的名次距離則成為了我的鼓勵，使我即便未獲取冠軍仍可讚賞自己，容許自己因進步及努力而歡喜。

月有陰晴圓缺，人生同樣有高低起伏。比賽中輸贏皆是同樣道理，無論是卡在中間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餘，又或是一舉便得冠軍都是讓我們變得更好的過程。每一步的踏足都值得欣賞、享受、從中學習，而非怨恨、不安、不甘、憤怒。人生本就沒有完美一說。就連被李白當成飲伴、范仲淹想像於岳陽樓春和景明時看到的月亮，也有圓缺。我們應該接受世間之無常，人之不夠完美，比賽中未能盡如人意的成績，學習擁抱、釋懷、放下。

月的圓缺，在九天之上，不可必，卻可期。